

壹、前言

人一生下來即須依賴世界而存活，無法獨立自主，即使有了獨立生存能力，仍不免依賴他者而受世界的影響或牽制。因此，游移於放任與規範之間的自主，似乎成了一個弔詭的概念。即使不受生存世界的制約，人在能夠自主之前多少都會受到以負責或對自我負責之先決條件而制約。自主的權利（Recht, right）究竟從何而來？為什麼想要自主就得先學會負責，為什麼不是讓我作自己的主人之後才需要負責？如果我無法自主，那麼，我又如何能夠負責？前述種種質疑的問題根源，主要在於自主與負責被視為外在的規範，而造成「被動性」與「自主性」二者之間的相互矛盾，並產生二者的衝突與循環論證之弔詭。若根據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基礎存有學式（fundamental-ontologisch, fundamental-ontological）來詮釋，自主與負責不再是在外在行為規範，二者的關係乃建立在生命本質的本真領會。Heidegger雖未直接論述二者的關係，但筆者從《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1927）發現，負責乃是自主的根據，並建基在二者於存有學的關聯性上。若缺乏這層體認，自主與負責容易出現因果關係上的循環辯證：負責任才享有自主權v.s.沒有自主權所以無法也無需負責。

根據Heidegger（1993: 288; 2004: 304; 2010: 159）「自主」（Selbständigkeit）字詞的詮釋，與自身密切關聯的自主具有「向來我屬性」（Jemeinigkeit, in each case mine），而自主最切近的基礎是「負責」（Verantwortung, responsibility）。¹負責作為一種根本性的「回應」（Antwortung, response），²乃源自於呼喚，亦即，透過對良知呼喚的回應而回應自身。於《存有與時間》，Heidegger透過對生存的整體結構論述生存的本質，指出生、死與「良知呼喚」（Gewissensruf, call of conscience，又

¹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本文中譯大多採用王慶節翻譯之《康德與形上學疑難》）又稱為Kantbuch，所以中譯又簡稱為《康德書》。「負責」一詞於德文原是Verantwortung，筆者為凸顯該詞與「回應」（Antwortung, response）的關聯而標示為Verantwortung。

² 海德格在這篇後記表示：「根本性的回應（答案，Antwort）乃某種責任（Verantwortung）的開始。在這種責任中，追問得以更源地興起。」因而激發筆者對良知呼喚、回應自身與責任之間的關聯更源地追問。

譯「良知呼聲」)本來就是屬己的,具有向來我屬性。然而,生存具有「本真性」(Eigentlichkeit, authenticity)與非本真性。人一旦被拋到世間之後,大多時候都是「沉淪」(Verfallen, falling)於日常生活之中,為了生存或因為害怕而逃避死亡。他認為,只有當人「本真地」(eigentlich, authentic)³領會屬己的死亡,才可能從貪生怕死之中解脫出來,進而能在紛擾多變的世界聽見良知的召喚。

自主之為自主,乃在於返回「自身」(Selbst, self)且「持駐」(Ständigkeit, constancy)於自身;落入日常生活而受制於周圍世界時,人們之所以能夠返回自身,是因為能夠回應來自自身的良知呼喚。對無聲的良知呼喚之回應亦是無聲的回應,而返回自身就是這無聲回應的最具體回應。如此回應自身的存有者,即是決定自行肩負自己在世生存的一切。雖然Heidegger於《存有與時間》並未直接針對負責進行論述,但從他對良知現象的論述已可明顯看出良知呼喚、回應自身與負責之間的關聯,而且此一論點亦沿續他於《康德與形上學疑難》(*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以下簡稱《康德書》))有關「尊重」(Achtung, respect)的分析(王慶節譯, 2011)。因此,研究者整理Heidegger相關論點,試圖藉以釐清自主與負責之間的關聯,並嘗試找出自主之為自主的存有學基礎。

再者,是否能夠回應良知的呼喚,有賴對生存的本真領會;若要本真領會生存,有必要本真地領會死亡及其意義,因為死亡乃生存整體結構最重要的一環。順此脈絡,以下的論述即從自主概念的詮釋與還原著手,探討人於日常生活的駐立在世,藉以分辨其與自身持駐性之不同,並藉由良知現象的分析進入自主之基礎的探討,最後則透過死亡的本真性與向來我屬性,論述良知呼喚與返回自身的關聯及自主的存有學意涵,試以進一步論證負責為何是,以及如何是自主的基礎。

³ Eigentlich德文原意為「根本的」,Heidegger將之與eigen(自己的)聯結,因此,中譯「本真的」與「本己的」皆能於不同上下文譯出其意,本文亦循上下文關聯與Heidegger的原意使用此二中譯。本文其他專有名詞之中譯,大多採用陳嘉映、王慶節譯(1989),《存在與時間》。